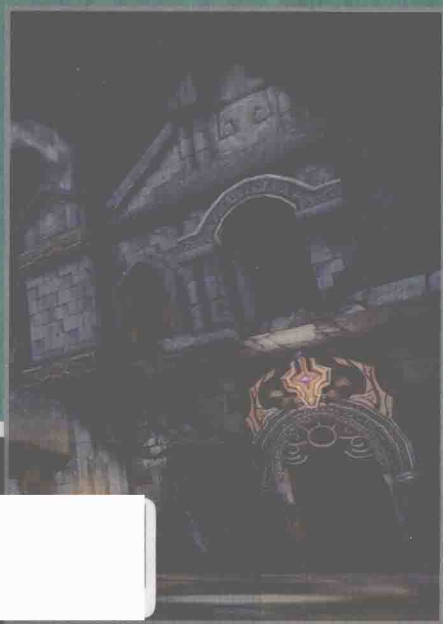


# 黎明 叛变者

上

[日] 宇月原晴明

王福振 译



黎明叛变者

· 上



“REIMEI NI SOMUKU MONO” by Haruaki Utsukibara  
Copyright ©2003 Haruaki UTSUKIBARA  
All rights reserved.  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uokoron-Shinsha, Inc.  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 
Chuokoron-Shinsha, Inc.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  
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Beijing.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1-3038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黎明叛变者 / (日) 宇月原晴明著；王耀振译. —  
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2015.1  
ISBN 978-7-5534-6502-9

I. ①黎… II. ①宇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8322号

## 黎明叛变者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 | [日]宇月原晴明         |
| 译 者  | 王耀振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王 平 张晓华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650mm×960mm 1/16 |
| 印 张  | 41.75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5年5月第1版       |
| 印 次  |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    |

---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|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|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<br>邮编：100052  |
| 电 话 | 总编办：010-63109269<br>发行部：13501282885 |
| 印 刷 |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ISBN 978-7-5534-6502-9

定价 7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投稿热线：010-63109462-1040

黎明叛变者・上





## 序 章

当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的时候，师父曾这样问我：“魔鬼之所以为魔鬼，其判断依据为何？恶人之所以被称之为恶人，又是为何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应该是他们不遵守律法吧。”师父却摇头说：“多么天真的孩子，难道你认为魔鬼遵守了律法，就不再是魔鬼了吗？”我十分不解：“莫非是因为他们不够信任神灵？”师父又摇头说：“多么幼稚的孩子，你只答对了一半，真理并非如此。”

清风阵阵，我跪拜在石板上，十分虔诚地恳求师父赐教：“求您垂怜我这个愚蠢的求知人，解除我心中的疑惑。”当时师父推开了一直紧闭着的房门，爬到鹰寨的屋顶上，手指向天际对我说：“看！”天未亮，但东方已经开始泛白，半空中仅有一颗启明星在闪烁。师父从未踏出过房门半步，可今天他的举动让我十分诧异。师父接着说：“它是黎明之子，魔鬼之所以为魔鬼，答案就在它身上。”这个回答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

头脑，我不禁问道：“难道魔鬼也能像启明星一样光彩照人？”

师父呵斥道：“抗命之人，谁允许你提问了？”我再次跪拜在地上，灰尘沾满额头：“是！对我来说，如果没有师父，我一无所有，世界也不复存在。”师父点头说：“曾经在空中光辉闪耀着的天使，因为自负，从天空坠落下来，然后就变成了魔鬼。殊不知，就在他高傲地拒绝神灵的命令，不愿意跪拜亚当的时候开始，就注定了他将永远地远离一切荣耀。魔鬼之所以为恶，是因为他始终是自己的皈依者。而善人之所以为善，无非是神让他彻底放弃了自我的执着，皈依神，唯在神的心中生存的缘故。”

师父沉默了。天渐渐泛白，那仅有的一颗晨星依旧在闪烁。“天刚拂晓，没有月亮，这颗星星算是最耀眼的。虽说这样，那可怜的光亮还不及微弱的烛光，它仿佛是在用尽浑身解数，靠那仅剩的微弱光亮，与全世界为敌。”师父看着天空说，“幼稚的修行之人啊，想想魔鬼有多么孤独吧，永远固守那颗自负的心，剩下的仅仅是——愚蠢和无尽的悲哀。”听到师父的话，我一阵战栗，仿佛恶魔就在身边，抑或就是我自己，他离自己是那么近，我不自觉地赞叹起来：“啊，我主圣明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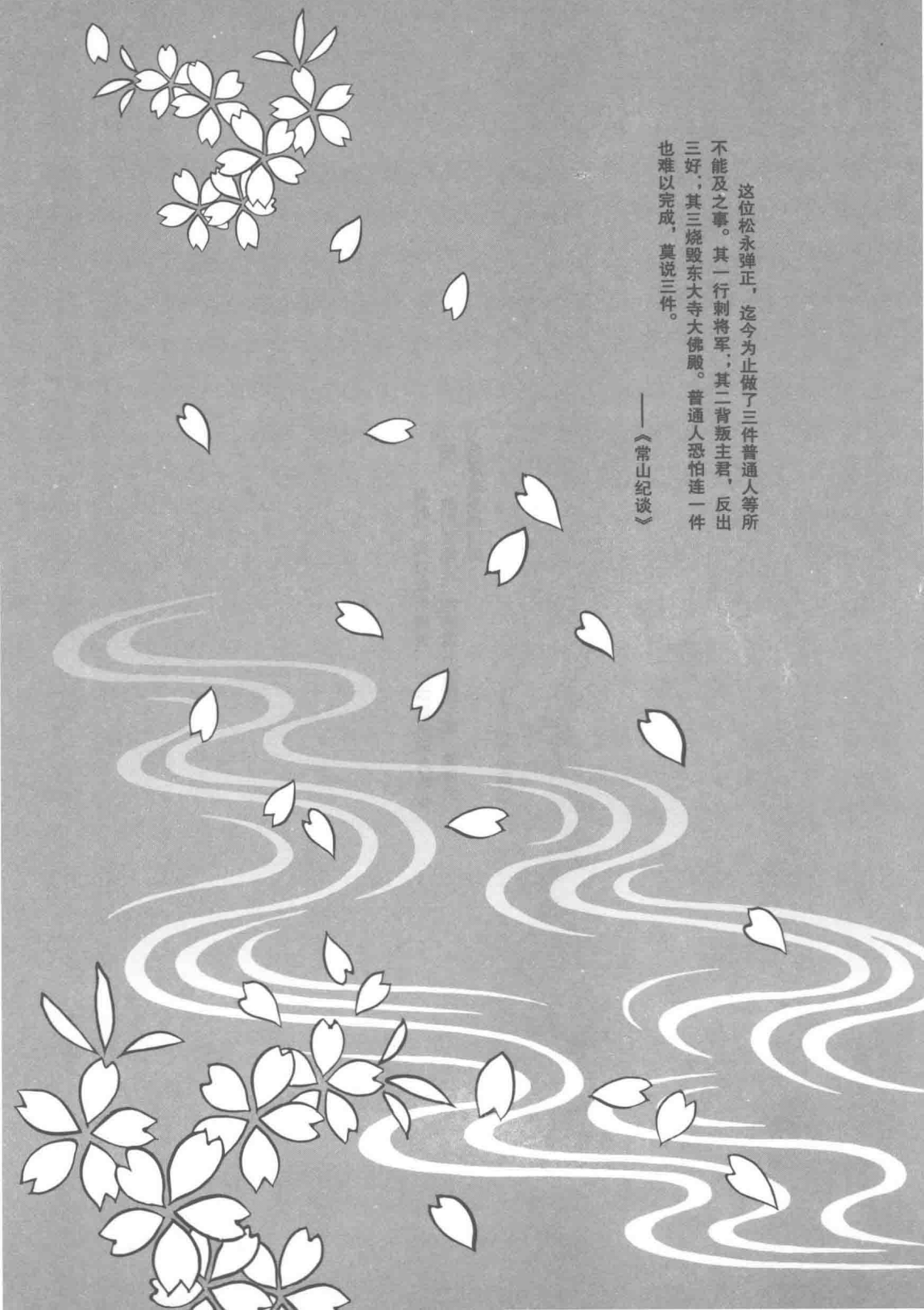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第一次这么称呼师父。“在天的尽头，硕大的太阳正在升起，想必那颗星星会被太阳的光辉，彻底地抹杀掉吧。憎恨忘却的人啊，想想那颗桀骜不驯的晨星，是如何拼命与太阳抗争到底的；想想太阳，是如何在黎明时分，背叛了晨星！”

而我，只是凝视着那颗晨星，不停地颤抖。



这位松永弹正，迄今为止做了三件普通人等所不能及之事。其一行刺将军；其二背叛主君，反出三好；其三烧毁东大寺大佛殿。普通人恐怕连一件也难以完成，莫说三件。

——《常山纪谈》





当时，我对众天神说：「你们向阿丹叩头吧！」他们就叩头，唯有易卜劣厮不肯，他自大，他原是不信道的。

——《古兰经》

复西行，近西南六七里，新得国，曰穆锡，其牛皆驼峰，黑色。地无水，满山皆是盐，如水晶状，土人隔山岭凿井，相沿数十里，下通流，以溉田。所属山城，三百五十，已而皆下，唯檐寒西一山城，名奇塔卜，孤峰峻绝，不能矢石。丙辰年，王师至城下，城绝高险，仰视之帽为坠，诸道并进，敌大惊，令相和卓纳色尔来纳款，已而，乌尔古纳苏勒坦出降。苏勒坦，犹国王也。其穆锡国，在西域中最为凶悍，威胁邻国，霸四十余年。王师既克诛之，无遗类，仅些许余孽，逃散边疆。

——常德《四史记》

信贵山上，枫树漫山遍野，当下时节，枫叶大都是金黄和火红色的。

只见一群武士，骑着马，穿梭在枫树林里。十余铁骑，皆装束简朴、轻装上阵，但看那不俗的马匹，便知他们并非附近村子里的普通武士。

队伍中间的一骑马匹突然停下来，一行人也迅速止住了脚步。

“内藏助！听！什么声音？！”

“什么啊？！”

刚才马上还有两人在低声细语，现在都静了下来，仔细一听，冷风呼啸，时不时从地底深处传来野兽的咆哮声，一声、两声、三声……令人惊悚的声音穿越山峰，越过谷底，不停地呜咽着。

“是野狗吧。”

主人冷静地说了一句，内藏助也点头说道：“听说这一带野狗尤其多，路人都很难安全穿过这片树林……这样吧，我们趁天亮抓紧赶路！”一行人加快了行进的步伐。

正值元龟二年晚秋，有一群人从遥远的琵琶湖东岸的近江国的坂本一带出发，来到了大和国著名的这座灵峰，这便是明智光秀带领的一小队人马，随行人员只有他的外甥和一个贴身侍童，可谓是一趟神秘之旅。他的外甥——斋藤内藏助利三，也是他心腹中的心腹。此时一行人已到灵峰，但他们并不是去看灵峰山腰上的古刹和朝护子孙寺，他们真正的目的地，是灵峰顶上的一座城堡——信贵山城。

南北朝时期，楠木正成将军曾据守于此，信贵山城可以

算是一座历史悠久、闻名遐迩的古城。战国时期，统治着大和国的松久永秀将军也曾将此作为都城，虽说是古城，但从外观看起来，宛如新建成的城堡，极其亮丽与奢华。曾有古人云，唯有雄霸天下之人，配居于此。城堡地处大和、河内两国交界，两侧尽是繁华的街道。山下乃大和平原，一望无际，和泉国也可尽收眼底，可谓是关卡重地。

“啊！快看！有座山城！……”

走在前面的侍童欢快地喊道。

一路上，前方的道路都被枫叶遮挡住了，此刻，视线却顿时开阔起来。只见前面有一山谷，谷底红叶遍布，山谷对面是座山，山顶上一座冲天楼阁若隐若现。在夕阳的映照下，白色的墙壁和漆黑的瓦楞闪闪发光。

山城的城墙及堡垒上的墙壁，也如映雪般，分外明亮。这幅景象，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座基督教堂都富丽堂皇，墙壁也白得出奇，究其原因，才知粉刷墙壁所用的石灰之中，没有掺杂任何沙粒，为了增添效果，人们还专门制造出一种白纸，粉刷墙壁时，将其掺杂在石灰水之中。所有的房屋和堡垒，都选用了最华丽的瓦片，瓦色一律为黑，每片瓦的厚度有两个手指那么厚，光是这屋顶也可经得住四五百年的风霜。这里的街道一尘不染，所有的房屋和道路就像刚刚建成一般，人们走进这个称之为都市也不为过的地方，漫步在街道上，仿佛来到人间天堂！

这是耶稣传教士——阿尔梅达，在他寄回祖国的书信中

所提到的一座山城，但这座山城并不是信贵山城，而是松永久秀在奈良北郊的眉间寺山上兴兵建造的多闻城。1565年，即永禄八年，阿尔梅达在访问奈良时，久秀手下的一位名叫吉利支丹的重臣曾这样邀请过他：“如果教士您方便，我想带您去参观我们日本最美的城堡之一——多闻城！”于是他便应邀参观了多闻城。因此，他笔下的城堡并非信贵山城。在信贵山城建成后一年，多闻城也相继建成。毫无疑问，两座城堡差不多是同时开始施工的，虽说两城有些差异，信贵山城属于山城，而多闻城属于平山城，但从诞生时间来看，这两座城堡可以算是双胞胎。在阿尔梅达访问了多闻城之后的第六年，明智光秀主仆三人看到的城堡，一定也和多闻城一样，光彩夺目。信贵山城坐落在险峻的山顶上，是个四层的楼阁，没有多闻城宏伟，但矗立在被夕阳浸染成朱红和黄褐色的群峰之间，其景色之壮丽，不得不让人赞叹，那就是一座空中楼阁。一行人再次停了下来。

“原来这就是传说中松永弹正修建的城楼啊，确实令人耳目一新！”

光秀不由得感叹起来。白色墙壁显得格外亮丽，四层楼阁屹立在高高的山顶上，直耸天际。据说，这座四层的阁楼就是最初的天守阁。就像阿尔梅达所感慨的，整座城楼富丽堂皇，而久秀那鬼斧神工的建造才能，在当时可以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

秋日，阳光依旧耀眼，利三眯缝着眼睛说：“确实令人耳

目一新。不过，山上的城楼只为看得远，本无须建得那么华丽，有点莫名其妙。”光秀仍不停地感慨：“不过，确实很壮观啊，这趟来得值了！”利三板着脸，大杀风景地嘟囔道：“是啊，简直不像个吝啬鬼能盖出来的。”漂亮地给光秀泼了盆冷水。松永久秀——官职为从四位下、弹正少弼，号霜台。事实上，利三很讨厌这个人的作风，不仅是利三，其他人对他也没什么好感。有个形容令人厌恶的东西的词语，叫“厌如蛇蝎”，如果说那个外号为“蝮蛇”的美浓国国王——齐藤道三是毒蛇，那蝎子肯定非松永久秀莫属，让人厌恶至极。

“听说松永久秀为了节省原料，吝啬到连酒桶和工人们吃柿饼剩的竹扞，都填到墙里了！”

“我不这样认为。”

光秀淡淡地笑了。

“就算是吝啬鬼，这做法也未免太离谱了。”

“唉，特意花了大把钱，到头来，只是盖了座虚有其表的废城。”

光秀静静地摇了摇头。

“织田信长大人竟然喜欢这儿，倒也可以理解，不过真是个邪气十足的老头。”

“他是个妖人，我等要提高警惕。”

利三显得格外冷静，他猜想主人是不是中了城里久秀的妖气，为了让主人快点离开这幻境，慌忙补充说：

“听说将佛像抛入铁水，毁掉佛像的，就是他。”

光秀脸上的笑容顿时不见了，只见他一人掉转马头，开始赶路。

“我们也焚烧了比睿山，无权这样指责他。”

远处野狗那像在抽泣一般的嚎叫声近了很多，大家都吓得不说话，就这样被嚎叫声催促着，默默地向那座梦幻般的城堡赶去。

元龟二年（1572年）九月十二日，织田信长，命三万大军，进攻保卫京师的一得天独厚的要害之地——北岭比睿山，那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征讨战争，自织田信长拥立足利义昭，夺取了京城以来，已有三年。然而，比睿山仍有一股庞大的反抗势力，跟以信长为首的军队明争暗斗。比睿山作为天台宗总寺院所在地，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，凭借着其至上的宗教权威，以及不可小觑的僧侣军队，僧人们全部集结在一起，共同反对织田信长，威胁着京城。就在前年，朝仓义景同浅井长政联合，同织田信长作战，然后屡战屡败，最后被困山中，从此胜败已定。

十二日天未亮，织田军队为夺取延历寺的中心建筑——根本中堂，先是攻破位于比睿山东侧的延历寺的门前町，即坂本街，而后军队直逼向比睿山，先锋将军不是别人，正是明智光秀。战火持续了三天三夜，根本中堂、大讲堂、东塔、西塔、横川以及二十一日吉山王二十一家神社，全部化为灰烬。战火弥漫，京城上空也被战火染得血红，据说比睿山上的三千僧人，无一幸免，全部惨遭杀戮。战后，织田信长便



将坂本街、滋贺郡一带赐予光秀，光秀也变成了延历寺的首领，统治着延历寺的各大寺院。大战刚结束，光秀的领地仍是半城烟沙，血迹斑斑，无暇整备。只见他十万火急地去拜访松永久秀，想必肯定有大事要发生。

光秀和久秀，年纪相差很大，久秀足足比光秀大一个辈分。天意弄人，两人原本应该是势不两立的敌我关系。光秀曾经侍奉过足利义昭，并撮合了足利义昭和织田信长，使双方结为盟友。永禄十一年，织田信长进京，之后足利义昭又登上第十五代征夷大将军的宝座，这些都离不开光秀的协助。然而，松永久秀却暗中杀害了足利义昭的哥哥——义辉将军，甚至企图谋杀足利义昭。从此义昭和久秀两人间，有了不共戴天之仇，但有些仇未必可报，是否能报，这完全取决于光秀现在的新主公——织田信长。

久秀在接到进京的消息之后，当即发誓终生臣服于信长。与此同时，义昭为了报杀兄之仇，曾向织田信长谏言，要求处决久秀，可织田信长却对此置若罔闻。战后，久秀被编到织田信长的麾下，被分封为大和国国主。义昭自知织田信长是自己的强大后盾，又是帮自己登上将军之位的人，恩人不语，复言又有何用，只得忍气吞声，枕泪而眠。

此时，久秀为了讨好信长，还在谒见信长时献上了茶入“九十九茄子”、“名刀吉光”等稀世珍品，这也是后来织田信长沉迷于收集各种名品茶器的一个契机。

松永久秀一生行事诡异，宛如狂人，人性未开。

自人皇初始以来，有不少罪孽深重之人，然同此等老奸巨猾之人相比，即使于芸芸武士中，也无人出其右。最后，他之所以能保住性命，还归功于他平日收藏的诸多名器宝刀。

——《织田军记》

京城里曾有这样的传言，说久秀是一个生性吝啬、贪得无厌之人。不管他收集的这些名器宝刀是否真有神奇的守护能力，但在当时，这些名贵物品确实在仕途上帮助了他。不过信长重用久秀，绝非仅仅因为受这些宝物的诱惑，即使是那些用极其恶毒的话咒骂久秀的人，也不得不承认久秀卓越的才能和智慧。《南海治乱记》曾有记载“松永弹正，八面玲珑，机智聪慧。处理各种事务，也都恰到好处”。《续应仁后记》中有“此人贪得无厌、为人不正，人们无不厌恶至极”的描写，但此书后面也有“武勇双全，有谋略”的记载，也肯定了他的才智；《信长记》里也有“奸佞小人，人所共知”、“好捉弄人”的描述，但在评价此人时，也有“文韬武略，才智出众”的记录。就连曾视久秀为“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大敌”的阿尔梅达，也在书信中感慨说“他手段极其巧妙，家境殷实，老奸巨猾”。此外，传教士路易斯·弗罗伊斯在《日本史》中，也将这个公然与基督教为敌的传教活动的迫害者，说成是一个有着与生俱来的卓越才能的旷世奇才，自愧不如。此人性格乖戾，